

書叢本基學國

注集句章書四

注 熹 朱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書叢本基學國

注集句章書四

注熹朱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

(06504)

國學基本叢書

四書章句集注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注者 朱熹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 饒巨卿 黃競生)

大學章句序

大學之書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蓋自天降生民。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。然其氣質之稟。或不能齊。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。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。出於其間。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。使之治而教之。以復其性。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。而司徒之職。典樂之官。所由設也。三代之隆。其法寔備。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。莫不有學。人生八歲。則自王公以下。至於庶人之子弟。皆入小學。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。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。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。與凡民之俊秀。皆入大學。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。

此又學校之教。大小之節。所以分也。夫以學校之設。其廣如此。教之之術。其次第節目之詳。又如此。而其所以爲教。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。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。是以當世之人。無不學。其學焉者。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。職分之所當爲。而各俛焉以盡其力。此古昔盛時。所以治隆於上。俗美於下。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。及周之衰。賢聖之君不作。學校之政不修。教化陵夷。風俗頹敗。時則有若孔子之聖。而不得君師之位。以行其政教。於是獨取先王之法。誦而傳之。以詔後世。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。固小學之支流餘裔。而此篇者。則因小學之成功。以著大學之明法。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。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。三千之徒。蓋莫不聞其說。而曾氏之傳。獨得其宗。於是作爲傳義。以發其意。及孟子沒。而其傳泯焉。則其書雖存。而知者鮮矣。自

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。其他權謀術數。一切以就功名之說。與夫百家衆技之流。所以惑世誣民。充塞仁義者。又紛然雜出乎其間。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。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。晦盲否塞。反覆沈痼。以及五季之衰。而壞亂極矣。天運循環。無往不復。宋德隆盛。治教休明。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。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。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。既又爲之次其簡編。發其歸趣。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。聖經賢傳之指。粲然復明於世。雖以熹之不敏。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。顧其爲書猶頗放失。是以忘其固陋。采而輯之。間亦竊附己意。補其闕略。以俟後之君子。極知僭踰無所逃罪。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。學者修己治人之方。則未必無小補云。淳熙己酉二月甲子。新安朱熹序。

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

子程子曰：大學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程子曰：親，當作新。○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

衆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為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。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，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當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

至於是不遷之意。至善，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新民，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學之綱領也。 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

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
后與後同，後放此。○止者，所當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知之，則志有定向，靜，謂心

不妄動，安，謂所處而安。慮，謂處事精詳。得，謂得其所止。 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明德為本，新民為末。知止為始，能

得為終。本始所先，末終所後。此結上文兩節之意。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

欲齊其家者。先脩其身。欲脩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

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治平聲。後放此。○明明德於天下者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。心者。身之所主也。誠。實也。意者。心之所發也。實其心之所發。欲其一

於善而無自欺也。致。推極也。知。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。欲其所知無不盡也。格。至也。物。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。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此八者。大學之條目也。

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

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脩。身脩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

而后天下平。

治去聲。後放此。○物格者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。知至者。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。知既盡。則意可得而實矣。意既實。則心可得而正矣。脩身以上。明明德之事也。齊家以下。新民之事也。

物格知至。則知所止矣。意誠以下。則皆得所止之序也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

壹是。一切也。正心以

家以下。則舉此而措之耳。

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

本。謂身也。

所厚。謂家也。此兩節。結上文兩節之意。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

凡二百五字。

其傳十章。則曾子之意。而門

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。而更考經文。別為序次。如左。

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○凡傳文。雜引經傳。若無統紀。然文理接續。血脉貫通。深淺始終。至爲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當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

康誥。周書。克。能也。

大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

大讀作泰。諟古是字。○大甲。商書。顧。謂常目在之也。諟。猶此也。或曰審也。

天之明命。即天之所以與我。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。常目在之。則無時不明矣。

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

峻。書作俊。○帝典。堯典。虞書。峻。大也。

皆自明也。

結所引書。皆

言自明已德之意。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

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。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。

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

盤。沐浴之盤也。銘。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。苟。誠也。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。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故銘其盤。言誠能

一日。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。則當因其已新者。而日日新之。又日新之。不可略有間斷也。

康誥曰。作新民。

鼓之舞之之謂作。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。

詩曰。周雖舊

邦。其命惟新。

詩。大雅文王之篇。言周國雖舊。至於文王。能新其德以及於民。而始受天命也。

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自新新民。皆欲止於至善也。

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

詩。商頌玄鳥之篇。邦畿。王者之郡也。止。居也。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。

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于丘

隅子曰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

繹詩作繹。○詩。小雅。繹。繹之篇。繹。繹。鳥聲。丘隅。岑蔚之處。子曰以下。孔子說詩之辭。言人當

知所當止之處也。

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緝熙敬止。為人君。止於仁。為人臣。止於敬。為人子。止

於孝。為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

於緝之於音烏。○詩。文王之篇。穆穆。深遠之意。於。歎美辭。緝。繼續也。熙。光明也。敬止。言其無不敬而

安所止也。引此而言聖人之止。無非至善。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。學者於此。究其精微之蘊。而又推類以盡其餘。則於天下之事。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。

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

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

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脩也。瑟兮僩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

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

澳於六反。藁詩作綠。猗叶韻音阿。僩下版反。喧詩作

喧。諠詩作諠。並況晚反。恂鄭氏讀作峻。○詩。衛風。淇澳之篇。淇。水名。澳。隈也。猗猗。美盛貌。與也。斐。文貌。切以刀鋸。琢以椎鑿。皆裁物使成形質也。磋以鏤錫。磨以沙石。皆治物使其滑澤也。治骨角者。既切而復磋之。治

玉石者。既琢而復磨之。皆言其治之有緒。而益致其精也。瑟。嚴密之貌。僩。武毅之貌。赫喧。宣著盛大之貌。諠。忘也。道。言也。學。謂講習討論之事。自脩者。省察克治之功。恂慄。戰懼也。威。可畏也。儀。可象也。引

詩而釋之。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。道學自脩。言其所以得之由。恂慄威儀。言其德容表裏之盛。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。

詩云。於戲前王。不忘君子賢其賢。

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於戲音嗚呼。樂音洛。○詩、周頌烈文之篇。於戲。歎辭。前王。謂文武也。

君子。謂其後賢後王。小人。謂後民也。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。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。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。愈久而不忘也。此兩節。咏歎淫泆。其味深長。當熟玩之。

右傳之三章。釋止於至善。

此章內。自引淇澳詩以下。舊本誤在誠意章下。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

猶人。不異於人也。情。實也。引夫子之言。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。不敢盡其虛誕之辭。蓋我之明德既明。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。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。觀於此言。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。

右傳之四章。釋本末。

此章舊本。誤在止於信下。

此謂知本。

程子曰。衍文也。

此謂知之至也。

此句之上。別有闕文。此特其結語耳。

右傳之五章。蓋釋格物致知之義。而今亡矣。

此章舊本通下章。誤在經文之下。

閒嘗竊取程

子之意。以補之。曰。所謂致知在格物者。言欲致吾之知。在卽物而窮其

理也。蓋人心之靈。莫不有知。而天下之物。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。故

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。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。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。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惡好上字皆去聲。謙讀爲慊。苦劫反。○誠其意者。自脩之首也。毋者。禁止之辭。自欺云者。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。謙。快也。足也。獨者。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。言欲自脩者。知爲善以去其惡。則當實用其力。而禁止其自欺。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。好善則如好好色。皆務決去。而求必得之。以自快足於己。不可徒苟且。以殉外而爲人也。然其實與不實。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。故必謹之於此。以審其幾焉。小人閒居爲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厭然。揜其不善。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○閒音閑。厭鄭氏讀爲厭。消沮閉藏之貌。此言小人陰爲不善。而陽欲揜之。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。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。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。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。則亦何益之有哉。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。而必謹其獨也。曾

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引此以明上文之意。言雖幽獨之中，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。可畏之甚也。富潤屋，德潤身心。

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胖步丹反。○胖，安舒也。言富則能潤屋矣。德則能潤身矣。故心無愧怍，則廣大寬平，而體常舒泰。德之潤身者然也。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。故

又言此以結之。

右傳之六章釋誠意。經曰：欲誠其意，先致其知。又曰：知至而后意誠。蓋心體之明，有所未

此。則其所明又非已有，而無以為進德之基。故此章之指，必承上章而通考之。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，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。

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，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，有所

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，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程子曰：身有之身當作心。忿弗粉反。懣勅值反。好樂並去聲。○忿懣，怒也。蓋是四者，皆心之用。而

人所不能無者。然一有之而不能察，則欲動情勝，而其用之所行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

心有不在焉，則無以檢其身。是以君子必察乎此，而敬以直之。然後此心常在而身無不脩也。此謂脩身在正其心。

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。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。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。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。然或但知誠意，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，則又無以直內

而脩身也。○自此以下。並以舊文爲正。

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畏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天下鮮矣。辟讀爲僻。惡而之惡。敖好並去聲。鮮上聲。○人謂衆人之。猶於也。辟猶偏也。五者。在人本有當然之則。然常人之情。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。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。

故諺有之曰。人莫知其子之惡。莫知其苗之碩。諺音彥。碩叶韻時若反。○諺俗語也。溺愛者不明。貪得者無厭。是則偏之爲害。而家之

所以不齊也。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。
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。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。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弟去聲。長上聲。○身脩則家可教矣。孝弟

慈。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。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。不外乎此。此所以家齊於上。而教成於下也。

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。不

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

中去聲。○此引書而釋之。又明立教之本。不假強爲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。

一家仁。一國興仁。

一家讓。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。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

音僨

奮。○一人。謂君也。機。發動所由也。僨。覆敗也。此言教成於國之效。

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。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

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。無諸己而后

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。而能喻諸人者。未之有也。

好去聲。○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。有善於己。然後可以責人之善。無惡於己。

然後可以正人之惡。皆推己以及人。所謂恕也。不如此。則所令反其所好。而民不從矣。喻。曉也。

故治國在齊其家。

通結

詩云。桃之夭夭。其葉

蓁蓁。之子于歸。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。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天平聲。蓁音臻。○詩。周南桃天之篇。夭夭。少好貌。蓁蓁。美盛

貌。與也。之子。猶言是子。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宜。猶善也。

詩云。宜兄宜弟。宜兄宜弟。而后可以教國人。

詩。小雅蓁蕭

篇。詩云。其儀不忒。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。而后民法之也。

詩。曹風鵲鳩篇。忒。差也。此

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此三引詩。皆以詠歎上文之事。而又結之如此。其味深長。最宜潛玩。

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

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

長上聲。弟去聲。倍與背同。絜胡結反。○老老。所謂老吾老也。興。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。孤者。幼而無父之稱。絜。度也。矩。所以爲方也。

言此三者。上行下效。捷於影響。所謂家齊而國治也。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。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。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。推以度物。使彼我之間。各得分願。則上下四旁。均齊方正。而天下平矣。

所惡於

上。毋以使下。所惡於下。毋以事上。所惡於前。毋以先後。所惡於後。毋以從前。所

惡於右。毋以交於左。所惡於左。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

惡先並去聲。○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。如

不欲上之無禮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下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。則必以此度上之心。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。至於前後左右。無不皆然。則身之所處。上下四旁。長短廣狹。彼此如一。而無不方矣。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。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。所操者約。而所及者廣。此平天下之要道也。故章內之意。皆自此而推之。

詩云。樂只君子。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

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

樂音洛。只音紙。好惡並去聲。下並同。○詩。小雅南山有臺之篇。只。語助辭。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。則是愛民如

子。而民愛之如父母矣。

詩云。節彼南山。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。民具爾瞻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。

辟則爲天下僂矣。節讀爲載。辟讀爲僻。僂與戮同。○詩·小雅節南山之篇·節·截然高大貌。師尹·周太師尹氏也。具·俱也。辟·偏也。言在上者·人所瞻仰·不可不謹·若不能繫矩而好惡殉

亡。於一己之偏·則身弑國爲天下之大戮矣。詩云·殷之未喪師·克配上帝·儀監于殷·峻命不易·道得衆則得

國·失衆則失國。喪去聲·儀詩作宜·峻詩作駿·易去聲。○詩·文王篇·師·衆也。配·對也。配上帝·言其爲天下君·而對乎上帝也。監·視也。峻·大也。不易·言難俟也。道·言也。引詩而言

此。以結上文兩節之意·有天下者·能存此心而不失·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·自不能已矣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·有德此有人·有人此有

土·有土此有財·有財此有用。先慎乎德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·德·即所謂明德·有人·謂得衆·有土·謂得國·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。德者本也·

財者末也。本上文而言。外本內末·爭民施奪。人君以德爲外·以財爲內·則是爭鬪其民·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。蓋財者人之所同欲·不能繫矩而欲專之·則民亦起而爭奪

矣。外本內末·故財聚·爭民施奪故是故言悖而出者·亦悖

而入·貨悖而入者·亦悖而出。悖·布內反。○悖·逆也。此以言之出入·明貨之出入也。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·又因財貨以明能繫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。康誥曰·

惟命不于常·道善則得之·不善則失之矣。道·言也。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。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。楚書曰·楚

國無以爲寶·惟善以爲寶。楚書·楚語·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。舅犯曰·亡人無以爲寶·仁親以爲寶。